

丑 17
5

關陰集說



關陰集說序

昔孟子距楊墨昌黎斥佛老誠以邪說之作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距之斥之有不得不然者醫爲生人性
命所繫自仲景出而治病之法燦然大備後之放準
循繩者如儒之奉孔子不容以邪說參之者也唐以
後漸多憑臆之見迄乎前明邪說踵作羣爲悠謬之
談以欺世而眩俗薛立齋輩處感冒發熱之證妄投
溫補實爲今日言夾陰之作俑幾不知病在何經經
需何方方需何藥而仲景之道遂晦盲否塞而將中
絕所謂委付凡庸恣其所措咄嗟喑鳴厥身已斃者

吁可慨已喻嘉言云未病而先勞其腎水者不可因是而遂認爲當溫也其寓意草中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證治驗於陰證陽證剖析甚明且云陽證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其犯房勞而病感者不過比常較重徐洄溪論腎虛非陰證并及勞復謂斷無用溫補之理呂搢村少陰問答謂傷寒適當房勞後而發仍當責其本病不必問其曾犯房勞與否近陸九芝先生世補齋醫書中有夾陰傷寒說一篇抉其紕繆尤爲暢達其模寫庸流伎倆幾於鑄鼎象物所引矣又可劉松峯周楊俊諸說理證精確而發熱不是陰證

陰證必不發熱兩言真足覺聾振聵喚醒夢夢至云
夾陰傷寒一說削而去之以救天下之館甥以全天
下之伉儷更有言之惻然者矣今世夾陰之邪說不
見於醫書不知創自何時然此名出而醫家病家遂
舍夫病之所感奚若而先斤斤於牀第之間以率投
夫溫補之劑燔其真陰底死而曾不少悔豈真瞽者
善視耶抑抱薪以救火而引寇以自衛耶夫詭隨妄
作者無論矣卽明哲自好之士設遇邪熱方熾之證
思欲滌其邪而祛其熱一聞從旁有鼓夫夾陰之舌
者有不斂手以退者乎余友吟香館主人深知時俗

以夾陰處傷寒之誤欲集前賢論說以挽其弊商於
余因極口贊成之蓋自處於述而不作之列以見言
之者均爲醫林上哲庶有以覺舊日之迷而啟今日
之悟吾知此書出而夾陰之說可息從此皆法仲景
之按經治病不至妄投溫補以促病者之命其功不
其偉哉抑余更有贅焉者謂感證爲陽虛動以熟地
黃薑附等味殺之者固不乏人而於邪之方實又輒
謂陰虛紛進冬地參斛以壅邪而戕正安得於今日
感冒之證舉陰虛之說俱陽虛而俱闢之俾免天札
而同躋諸仁壽也質諸同志得毋謂之二說者均爲

仲景所不料或有世運存其間平

光緒十有六年後天中節十日長洲趙鈞晉卿氏序
於江甯學廨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症治驗并詳誨門人

喻嘉言

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已退十餘日外。忽然昏沈。渾身戰慄。手足如冰。舉家忙亂。亟請余至。一醫已合就薑桂之藥矣。余適見而駭之。姑俟診畢。再三闢其差謬。主家自疑陰症。言之不入。又不可以理服。只得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關係重大。吾與丈各立擔承。倘至用藥差悞。責有所歸。醫者曰。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余笑曰。吾有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

不得已耳。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纔心安，亟請用藥。余以調胃承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熱服半盞。少頃又熱服半盞。其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誤，辭去。仍與前藥服至劑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再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是陰症，見厥先生確見認爲陽症，而用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徒悟人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閉漸至發厥者，不問而知爲熱也。若陽症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症，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

徧體冷汗。便利不渴。身踈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爲一門。卽明者猶爲所混。況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爲陰症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諉之陰極莫救。致冤處夜。豪尙不知悟。總由傳派不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感者。其勢不過比嘗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盛無陽之比。況病者始能勿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症。安得以厥陰之例爲治耶。

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旦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熱之口數定厥之痊愈也。又云厥多熱少曰病進。熱多厥少曰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爲痺。厥而能食。恐爲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無非熱深發厥之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至勢極如汗多妄陽。吐利煩燥。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所致。

非以四逆眞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爲陰症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格陽之症。相去天淵。後人不窺製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症以救陽爲主。治傷寒以救陰爲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黧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況敢助陽劫陰乎。症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與

四順丸試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爲子詳辨。并以告後之業醫者。

虛非陰症論

徐靈胎

今之醫者。以其人房勞之後。或遺精之後。感冒風寒。而發熱者。謂之陰症。病家遇此。亦自謂之陰證。不問其現症何如。總用葳朮附桂乾姜地黃等溫熱峻補之藥。此可稱絕倒者也。夫所謂陰症者。寒邪中於三陰經也。房勞感風。豈風寒必中腎經。即使中之。亦不過散少陰之風寒。如傷寒論中少陰發熱。仍用麻黃

細辛發表而已。豈有用辛熱溫補之法耶。若用溫補則補其風寒於腎中矣。沉陰虛之人而感風寒亦必由太陽入。仍屬陽邪。其熱必甚。兼以躁悶煩渴。尤宜清熱散邪。豈可反用熱藥。若果直中三陰。則斷無壯熱之理。必有惡寒。踰臥厥冷。喜熱等症。方可用溫散。然亦終無用滋補之法。卽如傷寒差後。房事不慎。又發寒熱。謂之女勞復。此乃久虛之人復患大症。依今人之見。尤宜峻補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湯服。然則無病而房後感風。更不宜用熱補矣。故凡治病之法。總視目前之現證現脉。如果六脉沉遲。表

裡皆畏寒的係三陰之寒證。即使其人本領強壯。又絕慾十年。亦從陰治。若使所現脈症的係陽邪發熱。煩渴。並無三陰之證。即使其人本體虛弱。又復房勞過度。亦從陽治。如傷寒論中陽明大熱之證。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間。轉入三陰。即改用溫補。若陰症轉陽症。亦即用涼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唯喻嘉言先生能知此義。有寓意草中黃長人之傷寒案。可見餘人皆不知之。其殺人可勝道哉。又曰六陰之邪。不但暑燥火固屬乎熱。即風寒溼亦變爲熱。經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熱。

病故外感總以散熱爲治。惟直中陰經之傷寒必現
脉緊畏寒踈卧不喜飲舌無苔種種寒象當用溫散
此干不得一者何近日之醫舉天下之寒熱雜感病
勢稍重者皆指爲陰症卽用參附姜桂服後而熱更
甚並不疑熱藥之故卽用熟地麥冬以爲補陰配陽
之法竟忘其爲外感矣要知陰症無發熱之理間有
寒極格陽而外現熱症者必現種種寒象然亦驅散
其寒如麻黃附子細辛湯之類亦並無補寒之法也
乃以溫熱之邪而硬作陰症全用溫補眞千古之奇
聞也又有夢洩房勞之後而得外感者爲陰症更屬

五
奇談。夫邪入陰經。則有本證治法。與陰何干。若云外感乘虛入腎。則尤當急去腎中之邪。豈可留邪燥腎。又有用熱藥之後。其熱勢益增。忽轉而改用大寒。乃是以藥試病矣。要知一病。自有一病之方。豈無對病和平之藥。乃始則投之火。轉卽投之水。何也。

陰症

葉天士

葉天士曰。陰症者。卽直中太陰少陰厥陰之寒症也。初病無頭痛。無身熱。無口渴。就便惡寒。或戰慄面如刀刮。身體沉重。難以轉側。嘔吐瀉利。小便清白。踈臥欲寐。手足厥冷。爪甲青黑。面色慘黯而無光。脉來沈

瀉而細小。此皆陰症之候也。其治或溫或補可也。

傷寒尋源

呂櫟村

問曰有犯房勞而病傷寒者。責在少陰否。答曰不然。傷寒病適當房勞後而發。仍當責其本病。陽經之症。仍責陽經。陰經之症。如責陰經。仲景於汗下諸法。兢兢必顧其人之津液。虛家患傷寒。原有不從正治之例。正不必問其曾犯房勞與否。虛象果見。卽非房勞。亦不得妄施汗下。若房勞之後。而所患仍屬實症。則應汗者仍當汗。應下者仍當下。邪去而正自安。所謂陰病者。必實見有三陰症也。房勞後之傷寒。亦有陽